

网络文学教授论丛

欧阳友权 / 主编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wangluo wenxue de minjian shiye

何学威 蓝爱国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网络文学教授论丛

I206.7
467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wangluo wenxue de minjian shiye

蓝爱国 何学威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 蓝爱国, 何学威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5

ISBN 7-5059-4625-0

I. 网… II. ①蓝…②何…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067 号

书 名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作 者	蓝爱国 何学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25-0/I · 3606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言

王岳川

我欣喜地看到,欧阳友权教授主编的“网络文学教授论丛”,通过对不同传播媒体与文学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阐释文化生态环境在具体演变过程中的逻辑关系,观照网络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生态的依据,并进一步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欧阳教授率领的中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团队,不仅在网络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理论体系性反思,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相当的成果:最先在高校建立“网络文化研究所”,第一个获得省级“网络文化研究基地”,并且在该领域率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现在,全部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完成的这套“网络文学教授论丛”又率先问世。其中有《网络文学本体论》(欧阳友权著),《网络文学批评论》(谭德晶著),《网络叙事学》(聂庆璞著),《网络文学禅意论》(杨林著),《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蓝爱国、何学威著),构成了国内第一套专题研究网络文学的学术丛书。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凸现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意识,而且表明了当代学者在网络文化批判中已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对传媒文化的研究特殊不易。当世界进入后现代时代时,



现代性问题或者被深化或者被改写,有的问题已被消解而沉入历史地平线,有的问题正在重新出现并作出阐释。就当代艺术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言,存在一些新的变化,在知识分子的审视批判眼光中发现当代传媒的问题,也许是学术审理的正途。现分而述之。

传媒时代使得现代性主体正在走向泛化与虚拟化。作为现代性艺术家的主体已不再是主体中心,“主体消失”、“作者死亡”(罗兰·巴特)的说法在解构主义者那里成为了后现代习以为常的景观。主体的淡化与过去的追求完美,如《红楼梦》中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种“增删五次”、十年充满血和泪的写作已经不再。电视操作的流程成为文化工业生产,这与过去那种精雕细磨,十年铸剑,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个体艺术创作完全不同。当后现代传媒时期一天铸一“剑”时,大抵只能将主体精神和形象虚拟化。这种虚拟化表明主体不再具有超越性,它变得世俗化而重视肉身存在。作家的权威被消解,主体性已淡化、虚拟化,读者的接受成为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平台。数码复制造成了零距离传播。在大众传媒时代,整个世界对技术主义的向往和对人文思潮的冷淡,使知识分子少了些浪漫诗性的形而上学之思,而多了一些务实对当代人生存具体层面的关注。那些有价值的文化在今天只能与媒体话语权力相联系才能存活,传媒话语权力成为文化价值有无的标准,生存与死亡成为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策略。媒体成为文化工业的垄断者、权力的拥有者(包括播出者、发行者),思想大师在传媒中心中越来越边缘化,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文化工业就是媒体工业,传媒是一个中型平台,我们可以在批判媚俗的思想交锋中,通过这个平台将精英文化和前沿思想在更

广阔的空间传播。在这个“新类像时代”，全球媒体和按照类像符码形成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文化艺术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识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现代性的线性传播与后现代立体网络传播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后传播时代或“无纸工业文明”时代，人们阅读将通过网络进行。今天，诸多电子阅读器只要插进小硬盘或者软件，在手掌大的一个阅读器上就可以设定阅读界面、阅读色彩、阅读方式、字体大小，里面储存的书相当于整整一书架。这种后传播时代的资讯保存和提取方式，使阅读变得随意方便，可以使思想网络般地传播，并可以轻易传播到海外。但是，这种网络阅读也带来问题：首先，作家写作的未终结性。人们写一篇文章，可以随时随地地根据不同的心境添加，文章成为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文本。同时网络上储存的文本，可以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界、不同的空间加以理解，并可以不断提出反问、批评、修正。因此，批判变成了永远没有完结的过程。其次，由于BBS的帖子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声，所以文本的“经”的地位、文本“阐释”的知识精英地位和权威性正在消失。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解释加以怀疑，没有任何解释是终极的，每一种解释都要接受其他解释的挑战，使得意义变成一种散漫性的，而终难归于惟一的“吾道一言以蔽之”的所谓终极结论。再次，传播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几百万、上千万的文字，这其中除了有部分呕心沥血的精品外，相当多的是情绪化的、语病迭出的、胡写乱涂的文化垃圾。文化垃圾的泛滥使得今

天产生优秀的思想,或者使优秀思想文本浮出这类文化垃圾的水面变得非常艰难。这表明,后传播时代是文化垃圾和精英思想并存,它在消解了“经典”地位的同时已经宣布: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切都要化进人类阅读的心灵当中,由一个人的思想变成千万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才会不断地传播并且存在下去。

艺术的技术化与市场化成为一对相互纠缠的矛盾体。艺术的技术化是艺术的产业化。单一的技术已经基本过时,文化传播方式、制作方式、消费方式都已经技术化了。传统艺术的价值观功利观,是一种安贫乐道、清静无为的观念,如今遭到现代性强有力的冲击。今日艺术在传媒权力的压力下,日益强调艺术的商业性存在。这种以商业面目出现的艺术,在媚俗化和低俗化方面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认为这是艺术气息的消散,有人认为是艺术的平面化或艺术与传媒的合谋。在技术化和市场化中,艺术的雅俗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雅”正在让位于“俗”。其内在原因在于:现代学术性的知识分子是“解经者”,而原创性的思想家是“创经者”。学术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惟一存在的价值是“解释”,工作语言是书面语,以保持工作的专业性和超越性。但是,今天知识分子书面语正在失效,日常口语正在调侃和改写知识分子的生命仪式——书面语。在如今书的口语化时代,书面语已经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在文化传媒中坚持书面语的知识分子型,坚持文化传播的高雅性和精神超越性尤为重要。

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主义成为时尚。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社会物质不再是匮乏的而是过剩的,思想不再是珍贵的而是老生常谈的,节约不再是美德而是过时的陈词,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等着人们分而割之,“据为己有”成为“丰盛社

会”的个体原则。消费社会运作结构善于将人们漫无边际的欲望投射到具体产品消费上去,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由此使得大众彼此的模仿攀比,进入一个高消费的跟潮的消费主义状态。大众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这种消费式的模仿将权力视觉化,或者将话语权力的表征表面化和消费化。

从精神审美到现实功利的趣味转移。前现代时文化是审美,对文字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神秘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古典绘画像《蒙娜丽莎》或米开朗基罗画的巨型油画和壁画,可谓精美绝伦,美不胜收。到了现代尤其是后现代时期,文化成为了审丑,现代艺术成为审丑的艺术。诸如杜尚的《泉》,立体派的作品大多呈丑,现代艺术成为审丑的艺术,大抵因为人类在现代社会遭遇到异化的恐怖和生存的挤压。而后现代社会连审丑的现实反抗性都不再有,艺术成为了消费。后现代装置作品和行为艺术展示丑的同时又展示媚俗,所以像苏富比拍卖行等变成了画家最喜欢谈的问题。在我看来,后传播时代的网络传播中,当代中国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艺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当代艺术家的迫切工作。

大众传媒时代的确修正着我们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气质,并在改变我们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回避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校正传媒的方向,将传媒与艺术的关系厘定在一个有效的公共空间和思想话语领域中,使新思想的诞生和优秀文艺的传播成为可能。在我看来,“人类文化”其实是文明发展

中不断升华生成的“文化人类”，只有跨入人类的生活、生命、精神中的文化深层，文艺和文化才会不断地传承和再体验下去。文化的历程为人类产生、保存、收藏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反过来人类对这些文化的传播保存又推进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愿传媒时代的艺术与人生良性互动，而使明天的文化和精神变得更加灿烂和清洁。

欧阳友权教授主编的这套“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正是通过对上述这些前沿问题的文学解答而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表意性和学术的创新性。

是为序。

2003 年冬于北京大学

目 录

- 第一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文化路径 / 1
 - 一、赛博广场上的数字化民间 / 1
 - 1. 网络文学的民俗根基 / 1
 - 2. 网络文学的诙谐底蕴 / 8
 - 3. 网络文学的诗性智慧 / 14
 - 二、工具辩证法:从口耳相传到文学键盘 / 19
 - 1. 口头文学与键盘文学 / 19
 - 2. 键盘文学与笔头文学 / 26
 - 3. 文学键盘的书写立场 / 34
 - 三、网络文学主体的话语革命 / 41
 - 1. 网络文学的话语身份 / 41
 - 2. 网络文学的话语本质 / 48
 - 3. 网络文学的话语特征 / 56
- 第二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生活形态 / 60
 - 一、游戏东西:网络文学的游戏地图 / 60
 - 1. 作为生活方式的游戏行为 / 60
 - 2. 作为叙事策略的游戏方式 / 66
 - 3. 作为反抗策略的狂言风格 / 72

二、从茶馆到酒吧：网络文学的格调品位 / 80

1. 雅格调的衰微 / 80
2. 俗品位的兴起 / 83
3. 俗在民间：网络文学的类型化 / 89

三、电子社区：网络文学的众声喧哗 / 97

1. 比特化的文学社团 / 97
2. 边缘化的文学身份 / 102
3. 青春化的文学躁动 / 109

第三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文化主题 / 120

一、网络文学的原始崇拜 / 120

1. 民间文学的食色崇拜 / 120
2. 网络文学的食色修辞 / 126
3. 网络文学的食色诉求 / 134

二、网络文学的物质崇拜 / 143

1. 网络文学的物质生活 / 143
2. 网络文学的物质书写 / 148
3. 网络文学的物质立场 / 153

三、网络文学的心灵迷思 / 162

1. 情感里的力必多原力 / 162
2. 欲望时代的话语漂流 / 168
3. 欲望法则：超越抑或沉醉 / 173

第四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审美视线 / 180

一、网络文学的复制美学 / 180

1. 网络文学的复制根源 / 180
2. 网络文学的复制美学意蕴 / 187
3. 网络文学的复制美学特征 / 193

- 二、网络文学的虚拟美学 / 200
 - 1. 虚拟的美学思辨 / 200
 - 2. 虚拟的民间境界 / 205
 - 3. 网络文学的虚拟现实 / 210
- 三、网络文学的视觉美学 / 217
 - 1. 图像时代的文学生存 / 217
 - 2. 网络文学的视觉思维 / 226
 - 3. 视觉美学:回到原生态 / 235
- 第五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未来 / 242
 - 一、网络文学的民间现实 / 242
 - 1. 期待视野:读者活跃的身影 / 242
 - 2. 多义的文本及其类型 / 249
 - 3. 互动的文学景观 / 256
 - 二、网络文学的雅俗分界 / 265
 - 1. 概念突围:雅、俗的图景 / 265
 - 2. 启蒙语法的重置:民间的遗忘史 / 274
 - 3. 网络文学的通俗情怀 / 279
 - 三、网络文学的“非经典”书写 / 284
 - 1. 解构经典 / 284
 - 2. 文学生态与家园重建 / 290
 - 3. 回归之旅:网络文学的未来 / 299

后 记 / 309

第一章 网络文学的民间文化路径

一、赛博广场上的数字化民间

1. 网络文学的民俗根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几乎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语词,多样的“民间”概念阐释,几乎就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内涵与外延。陈思和在一系列有关民间的论文中,认为民间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内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因此,陈思和强调民间和国家权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相对性,提倡一种与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相鼎立的“民间”社会和文化空间。^①孟繁华借清理“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概念演变过程,特别讨论了民间、“民粹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无论是19世

^①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112~1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纪的俄罗斯还是 20 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都是以其道德形象吸引着知识分子投身到民间中去,“他们为这种道德感召和献身方式所吸引,并且成为他们解决个人意义世界矛盾的最好方式。”^①至于像邓正来等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学人,则强调民间和西方市民社会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把民间描绘成与国家权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公共空间”。^②

90 年代各不相同的“民间”认知反映着“民间”正成为一个庞杂的文化集装箱,“后殖民话语”、“文化主义话语”、“知识分子话语”都能在民间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十分明显,这些“民间”都是一些思想性的“话语”视角,充满话语主体鲜明的立场选择性,大家从民间各取所需,看到的也就是各取所需所能够看到的理论。当我们在尝试运用民间话语进行网络文学工作时,我们的担心是,这种理论视角是否割裂、遮蔽甚至掩盖、忽视乃至遗忘了真正的民间,民间是一种理论的思辨武器还是一种生动活泼的生活方式?民间是一种知识、权力霸权秩序中的对应一极还是一种大众本然质朴的生存状态?……因此,从民间的价值取向角度看网络文学,我们会有得有失,“得”在于我们获得了一种进入网络文学的思想框架,“失”在于我们仅仅获得了思想上的主观陈见——真正的民间身影和声音在“民间”话语的喧嚣声中反而成了语无伦次的“沉默的大多数”。

汤小俊在《网络文学是芦苇文学》^③中,针对网络文学的思想化外衣,尖锐地指出——网络文学给自己加了许多冠冕堂皇

① 孟繁华:《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96 年第 1 期。

② 有关民间的各种讨论,可参阅贺桂梅著:《批评的增长和危机》,第 242~250 页,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汤小俊:《网络文学是芦苇文学》,《南方周末》,2000 年 7 月 7 日第 23 版。

的头衔,每提出一个来都能让小网虫们张着嘴巴十二小时合不上——“自由地表述”、“向民间文学回归”、“交互式沟通”等等,这些听起来让人头大三尺的话,被一群别有用心的人拿来肆意挥舞。挥舞的背后,只是一帮走在沙漠的“大虾”们顶着破草帽梦想着皇帝的华盖——典型的自我崇拜和自恋。随便揪一个出来考察考察,就发现荒诞到了什么地步:“网络文学代表着向民间的回归?”“在民间,上网者只占极少数;上网人中经常上网的又是少数;经常上网的对文学感兴趣的更是极少数;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中能够搞创作的更是占少数中的少数。这样一来,少数的四次方就能代表民间?真是滑天下之稽。”

如果从谁有资格“代表”民间说话的层面上说,我们颇能认同汤小俊的讥刺与批判,但问题在于,如果网络写作不是“代表”民间说话,而是以民间“身份”说话呢?是民间自发的书写群体(不管人数多少、势力多小)呢?如此一来,网络写作的民间性便的确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指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由一个极端进入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网络文学的民间思想内涵。网络文学的确是民间的,但这是何种意义上的民间,才真是值得深入追问的问题。

我们以为,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民间写作、作为一种网络时代的民间文学,其根基并不在于我们要把网络文学纳入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系统去看待它,而应在现象学还原的意义上去思考能否将网络当成是一种民间的生活样式,并从这种文化样式出发看待、讨论、批评网络文学。如此,我们对于网络文学民间性的追寻就不是一种对于民间性质的追问,而是对网络文学民间生存根基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我们才能真切把握网络文学,认识网络文学。

简而言之,我们以为,网络文学的第一个民间根基就在于它是民间大众的民俗性活动反映。

美国民俗学家道森(Richard Dorson)曾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归纳传统民俗概念所指范畴:民众/精英、乡村/城市、农业/工业、农民/工厂工人、文盲/有知识、手工/机器、口碑/大众传播、落后/现代、迷信/理性、巫术/科学、边缘/中心等。传统的学术观念认为,所谓民俗,就是这些二元对子中的前者。道森认为,这样的概念应该加以修正:“民众(folk)这个词不需要绝对地应用于乡村民众,而主要意指注重传统的无名大众。”“如果我们用‘口头文化’或‘传统文化’或‘非官方文化’来替代‘民间古物’,我们就离民俗学家真正关注的东西更近了……非官方文化可以与教会、国家、大学、职业、联合企业、美术、科学等高层的、可见的、体制性的文化相对照,这种非官方文化可以在民间宗教、民间医术、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大众哲学中找到自身的表达方式。”^①

在民俗学界,道森的看法,被认为是针对民俗学早期把民俗事象视为原始遗留物的观念提出来的,强调的是传统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在更新了的传统中,民俗就不仅是乡村的、农业的、口传的、落后迷信的同义词了,因此上面列举的那些二元对立就可能被打破了。开放文化视野中的民俗不仅包括传统的民俗遗留而且包括都市新生的民俗、知识分子的习俗。在我们看来,民俗概念内涵的变迁,重要性不仅在于指出传统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甚至是不断扩大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有民即

^① Richard Dorson, "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in *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第 12、23 页, ed. Richard Dorson, Mouton Publishers, 1978.

有俗”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观念,昭示了民俗和生活文化之间的高度统一性。如果我们仅仅将民俗看成是“非物质文化”的知识考古学路径,看成是远古人类留给后人、后人小心谨慎封存的神秘巫/魔法全书,那么,民俗就成了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史前遗迹,只能引人凭吊而发思古之幽情。事实上,有民就有俗,俗与民同在,民俗总是鲜活地存在于民间物质生产过程中,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同时代的人,在前人民俗的基础上又不断创造自己的民俗,构成自己日常生活的各种民俗事象。诚如邓第斯所言,具有民俗的民群可以大至一个民族、国家,小至一个家庭,一个人可以是某一民群终年、终生的成员,也可以是某一民群的节候性的成员,不管如何,每一个民群都有自己的民俗。这样的民俗,就成为民间人民生存精神状态的动态反映体系,构筑着他们不同于上层人士的重要精神生活形式。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民俗看成是民间性的根基所在。古语云,入境问俗、入乡随俗,说的就是欲了解一国之民,必须先了解一国之俗,民俗中真正蕴涵着民间文化的精神密码,包含着大量的民间人情世故。也正因为如此,认识网络文学的民俗性也就成为认识网络文学通向民间性的重要途径之一,民俗性正是民间和非民间之间的核心区别,是民间的标志性识别符码。

网络的民俗性根基确立有何意义呢?我们发现,随着民俗性民间观念的确立,一种整体性认知视野的建立就成为第一要务。民间不仅是各种观念争夺的战场,更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内容,要对民间进行表现,就必须对民间采取真实、客观、正义、踏实、朴素的态度,只有这样,民间才能以其原生态的形象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这样的文学民间可能是传统和现代相依、精华和糟粕并存、陈腐和新鲜共生、洋气和土气并置,面对这个整体性

